



悬

崖

杨
隆
华
大
海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悬

崖

出版说明

杨隆华

大海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悬 崖

杨隆华 大海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发行（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）

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

咸宁市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5.5印张 2插页 114 000字

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第1次印刷

ISBN 7—5354—0031—0/I·29

统一书号：10107·572

定价：1.05元

印数：1—3 600

出版说明

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，生活在祖国北陲的蒙古族具有悠久的历史，勤劳勇敢的蒙古族人民创造了灿烂的文化。建国以后，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内蒙古自治区的文学事业蓬勃发展，涌现了许多有才华的作家，为文坛所瞩目。

今年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，为了表示我们的良好祝愿，为少数民族地区文学创作事业的繁荣，贡献一点微薄之力，特编辑出版了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部分作家的专集或合集，共十一种，尽管这些作品的质量参差不齐，但都各具风格，从不同角度和侧面表现了该地区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风貌。

目 录

杨隆华

希 望.....	1
马蹄表，滴嗒滴嗒.....	17
栽根大伯的婚事.....	25

大 海

悬 崖.....	32
哈勒木吉.....	43
双喜临门.....	64
碧绿碧绿的眼睛.....	75
老兵姜嘎.....	90
翠鸟的歌.....	103
罗 网.....	120
红色木棉，已经凋谢.....	127
生命的价值.....	144

杨隆华

希 望

1978年的春天虽然照例姗姗来迟，但到了四月末，内蒙古的南部平原终于看见柳丝吐绿，杏花满树了。随着春天的降临，吉祥的希望也返回了人间。

前天，市委组织部通知德力格尔，让他仍回党校工作，还要他担任该校党史教研室主任。此刻，他怀着又一次获得解放的欣喜心情，迈着欢快而富有弹力的步子，回党校报到。进了校门，总务处的同志就告诉他，分配给他的办公室，正是以前他自己曾经通宵达旦工作和学习过的307号房间。德力格尔乍一听这话，不觉眉头打了个结。他沉思片刻，才断然说：“好好，旧地重游，温故而知新嘛！”于是，一步两级登上了三楼。

德力格尔“砰”地推开307号房门，走进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办公室，向四周环视了一遍。啊，变了！这里既

没有“文化革命”前那种到处堆放着的书籍、讲义和资料，给人以琳琅满目、生机活泼的快感，也没有十年前一片阴森恐怖、令人窒息的那种血腥气味。如今，它除了一把椅子，一张办公桌和一个空荡荡的书架，实在是一无所有，百废待举。突然，德力格尔的视线落在暖气片上一块紫褐色的斑痕上。啊，是一片血污！那时，哈斯的血迹未干，又添上了德力格尔的血！这是十年前他为了保护小呼斯乐，被人猛推进这个房间，撞在暖气片上。从鼻子和嘴角流出来的血啊！想到这里，德力格尔的心一下子紧缩了，他身不由主地跌坐在椅子上。

“德力格尔大叔——”窗外传来一串银铃般的喊声。

“呼斯乐？我们的希望！”德力格尔以为自己在梦幻中，他喃喃地说着，有些迟疑地站起来，走到窗口探出头去。

“大叔——”循着声音，德力格尔低头看去，呀！果然是呼斯乐从北京回来了。看她，站在楼下一株盛开的杏花前，红扑扑的小脸容光焕发，竟把杏花映照得越发艳丽了。

“欢迎啊呼斯乐。你爷爷呢？”

“爷爷也回来了。”呼斯乐仰面回答着，露出两排雪白整齐的牙齿，两只大眼睛闪着幸福的光。

“他的腿完全治好了吗？”

“好了，拐杖也扔了。喏，现在爷爷走路就象我这样。嘻嘻！”呼斯乐拿腔作势地走了几步，故意把大地踩得登登响。

“太好了。孩子，快上楼来，让叔叔好好看看你。”

“不，我不去！”呼斯乐不象是撒娇，她眼里好象闪着

泪光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不喜欢那个地方。我怕！”呼斯乐说完低下头，缓缓地离开那株杏树，走了。

“呼斯乐——”德力格尔喊着，一步两级追下楼去。他一边追一边想：呼斯乐毕竟还是个孩子。不管是三楼还是307号房间，现在都已经回到人民的手里。十年前的魑魅魍魉，早已烟消云散，还有什么可怕的呢？

可是，德力格尔走着想着，脚步不知不觉放慢了，它好象失去了原有的那种弹力。他不得不反问自己：你不怕吗？那么，为什么刚才总务处给自己分配房子的时候，你也皱起眉头呢？

二

堂堂的市委党校，出了什么问题？让天真烂漫的少女感到可怕，叫久经战火锻炼的共产党员皱眉？这得从头讲起：

那是1968年的冬季，当时的党校已经被作为“宣传修正主义的桥头堡”而彻底砸烂，这座大楼也已改名为市级机关“五七”干部学校。德力格尔和几百名不准革命的干部，从四面八方被赶到这个“废品收容所”。昔日用革命真理武装人们思想，锻铸人们灵魂的熔炉，今天变成了“麇集破烂的垃圾堆”。大楼的走廊里贴满各式各样的“责令”、“通令”、“勒令”，以及“×××不投降就叫他灭亡”等大标语，到处充斥着人身攻击、造谣中伤内容的大字报。这些东西早已没有人愿意看它，不过是为要造成一种令人恐怖

的气氛罢了。呆在各个房间里学习的人们，包括象德力格尔这样有水平的理论工作者，则是每天按时做着刻板的、宗教式的早请示晚汇报。许多人渐渐地从热情、不解、迷惑到苦恼、消沉、丧失了信心。

但是，“文化革命”的洪流并没有因为少了几滴水而停止自己的狂奔，它继续一泻千里地冲刷着，吞噬着一切敢于它前进的障碍。洪峰一个连着一个扑过来，“清队”刚刚开始，又掀起一阵“挖肃运动”的狂涛。从某日的零点起，“五七”干校的三楼，一夜之间变成了阶级专政的公堂和监狱。

这天，德力格尔正和干校的同学们一起，在工宣队的领导下，齐声朗读《南京政府向何处去》、《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》。“四人帮”及其在内蒙古的代理人，认为这两篇著作是规劝“新内人党”分子自首的锐利思想武器，只要朗读的人们把“南京政府”改成“新内人党”，把“杜聿明等”改成“新内人党分子”就可以收到神奇的效果。德力格尔对这种滥用毛主席语录和著作的做法感到愤慨，对那种和尚念经式的学习感到厌倦，可又有什么法子呢？经过这几年的实践，他似乎悟出一点道理：现在的一切，都需要把它颠倒过来看，颠倒过来想，颠倒过来做，才会是正确的。他实在受不了这样的精神折磨，盼望早日结束这种度日如年的生活，立即到农村或者牧区去劳动，哪怕只为国家生产一斗粮食或繁殖一头牲畜，也比在这里活受罪强似百倍。

德力格尔正在胡思乱想，干校的领导者们通知他，让他晚上参加三楼轮流值班。这消息对德力格尔简直是个晴天霹雳，现在的三楼是什么去处，他心里一清二楚。据说那里监

禁的，都是那天零点（自首登记的期限）以后抓进来的“新内人党”高级干部，包括所谓的中央委员。虽然德力格尔和他们只隔着一层楼板，还是能够清楚地听到上面断断续续传来令人心神不安的声音：沉重的物体撞击声，声嘶力竭的吆喝声和“哎哟——啊——”的惨叫声。这些声音，曾经不时地揪扯着德力格尔他们的心，使他们的朗读中断。更可怕的是，听说前天黎明时分，从三楼抬下来一具血肉模糊的女尸，死者是原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哈斯。她被关在307号房间，三楼下来的人说，她是用自己的头部猛触暖气片而死亡的。昨天下午，原市工业局局长巴图，因为“企图逃跑”，从三楼的一个窗口跳下来，跌断了左腿，幸好被楼底的一株杏树托住而没有丧命。这是德力格尔亲眼看见的。当时，一楼二楼的人都丢下手里的书本跑到外面去看了。

德力格尔打心眼里不愿意接受值班员这份缺德的差事，可他又急于想找个机会，到三楼看看被抓回去的巴图，因为他是德力格尔十分熟悉的老干部。1948年他参军后就在巴图的连队里当战士，直到1951年德力格尔抽调到工农速成中学读书，才和这位老上级分手。德力格尔大学毕业分配到市委党校工作，巴图也转业到了市工业局，他们的来往更频繁了。巴图的老伴陆梅是市委宣传部副部长，德力格尔常常去他们家向他们请教一些理论上的问题。巴图和陆梅的唯一儿子巴特尔和儿媳都在外地工作，跟前只有五岁的小孙女呼斯乐和老两口作伴。现在，这样一个好家庭眼看就要被拆散，德力格尔有责任在这种危急的时刻去帮助他们。他想到这里，不再犹豫了，决定试试看。

三

按照值班表的排列，今晚八时至十二时轮到德力格尔值班。经过白天一整天的精神折磨，他已经感到精疲力尽。回家的路上，他本想加快步伐，努力使步子带上弹力，但是做不到，沉重的心情，反而使他越走越慢。真是没有办法了吗？要不要找陆梅商量商量？想到这里，他好象有了点希望，步子居然也有些弹力了，便急匆匆赶回家，没等咽下最后一口饭，和妻子打了招呼，便去陆梅家里。

陆梅也是靠边站的干部，加上有心脏病，近一年多来一直呆在家里，人们好象早已把她遗忘了。她和小呼斯乐住在市委家属大院的东南拐角，那是一间不到十五平方米的狭窄的小屋子。原来这里住的是工业局一位尚未成家的年轻干部，后来他造了反，在抄斗赶中，名正言顺地把巴图的住处连同他的局长职务和自己调了个位置。德力格尔到这里来，自然要有所警惕，他只好既不敲门又不打招呼，以免惊动左邻右舍，惹来不必要的麻烦。

德力格尔进来，连屋子的主人也没有发觉。他见陆梅在炕上倚着被窝垛，手里正缝着一件古铜色的棉坎肩。德力格尔一眼就看出这是她给巴图赶制的一件衣服，怕老局长在外边受冷冻呢。陆梅的脸色是灰暗的，眼睛也不好使，虽然戴着老花镜，行针走线的动作仍然很吃力。小呼斯乐偎在奶奶身旁，伏在炕桌上刷刷地翻动着一本索然寡味的小人书。屋子的地上堆满日用家什，加上地中央生着一个小火炉，简直没有插脚的地方。德力格尔刚往炕沿上坐去，这炕沿木就发

出吱吱的叫声，把那一老一小惊醒了。

小呼斯乐见是德力格尔，立刻扔掉小人书，雀跃般扑进他的怀里，用她那绵乎乎的小手勾住他的脖颈使劲摇着，大声说：

“大叔，您知道我爷爷在哪儿吗？”

德力格尔紧紧地搂着孩子，把脸贴着她的小脸蛋，轻轻地回答说：“我看见你爷爷了。”

“啊！”陆梅的左手食指突然让针扎了一下，她觉得自己的心在颤抖。

“奶奶，您听见了吗？德力格尔叔叔看见爷爷了。”呼斯乐并没有察觉奶奶的心事，她高兴极了。

“德力格尔，莫非党校也……”

“变成监狱了！”德力格尔实在忍耐不下去了，没等陆梅说完，他就愤怒地接了话茬，又把自己的所见所闻统统说了出来。本来，他是不愿意把哈斯和巴图出事的消息告诉陆梅的，但他考虑到陆梅一定能够正确对待这种问题，并且想出办法使所有被抓进去的人能坚持下去，只要毛主席和周总理知道了这里的情况，那么事情就有了希望。

小屋子里的空气好象凝固了，一时间谁也不说话，陆梅在紧张地思考着，德力格尔自然也屏住气等待着她拿出主意，也就不愿意张嘴说话，打断她的思路。只有呼斯乐还是那样无忧无虑，看看奶奶，又看看大叔，她觉得奇怪，既然知道爷爷的下落，为什么不马上去看他呢，为什么不快把爷爷接回家来呢？

“大叔，您带我去找爷爷！”呼斯乐终于忍不住了，她在德力格尔的怀里撒起娇来。

“好，过两天我就带你去！”德力格尔心不在焉地安慰着孩子。

“不嘛，我现在就要去。”呼斯乐人虽小，却很机灵，她表面上在和德力格尔说话，却拿两只小眼瞟着奶奶。她心里很清楚，只要奶奶答应了，大叔就一定会带她去的。因为叔叔可听奶奶的话了。

“嗯！这倒是个机会。德力格尔，你今晚就领她去，别人问起了，就说是你的孩子。”陆梅的眼睛忽然一亮，似乎在说：有办法了。

“这……”德力格尔反而糊涂了。虽然他衷心希望这家入早日团聚，但现在领着小呼斯乐去见她爷爷，能起什么作用，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？

“大叔，咱们快走吧！”呼斯乐欢快地催促着德力格尔。德力格尔却坐着不动，他似乎感到陆梅也拿不出办法，只好先满足孩子的要求，也许这样做对巴图对她陆梅能带来一点点安慰。

“哈哈哈哈！”陆梅看出了德力格尔的心事，不觉笑出声来。然后，她才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德力格尔。

陆梅是根本不相信巴图和哈斯会自己去跳楼或者撞暖气片的。她太了解他们了。不过，她不能保证所有被抓进去的同志，都象巴图那样有着坚强的信念，坚信党和人民终有一天会胜利的。为了增强囚徒们坚持到最后胜利的信心，应当给那座令人窒息和绝望的监狱吹进一股清新的空气，使他们恢复活力，获得希望。而现在，从目前的环境和条件来讲，只有呼斯乐才能给他们带去这股空气和这个希望。

“呼斯乐？”德力格尔还是不十分了然。

“是我呀，大叔，我的名字就叫希望呀！”呼斯乐高兴地在德力格尔怀里蹦了两蹦，又伸出那双绵乎乎的小手，捧着他的满是胡茬子的脸，好象在问，你怎么会不懂呢，呼斯乐不就是希望吗。

陆梅也被激动了，她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，给德力格尔讲了一段不应该随便扩散的往事。那是二十多年前延安整风的时候，党中央的一位大理论家背着中央另搞一套，掀起一个“挽救失足者运动”。结果，闹了个乌烟瘴气，随便抓人，私设公堂和监狱，大搞逼供信，伤害了很多好同志。当时，和陆梅一起工作的一位宣传干事，他的爱人也被诬陷为国民党特务抓走了。年青人没有经过严酷的考验，她受不了，她想不通，她绝望了，几次自杀未遂。后来，她爱人抱着两岁的孩子去看望她，她激动得哭了，当即向他爱人表示，她一定要好好活下去，总有一天党会弄清楚她的问题。毛主席和党中央终于纠正了那位大理论家的错误，给受害的同志平了反，她也恢复了名誉和工作。事后她逢人就说，不知道为什么，那次看见她的儿子，就好象看到了祖国和民族的希望，生的欲望立即回到了她的身上。

“啊，是这样……”德力格尔听后长长地嘘了口气。陆梅让呼斯乐去看她爷爷，这件事他懂了。陆梅想到的并不是一个巴图，她想到更多的好同志，她的胸怀多么宽阔啊！但是，德力格尔作为一名党史教员，多年来形成的习惯，促使他提出一个过去百思不解的问题：

“难道党的历史也会重复吗？”

“有时候某些历史事件也会重演的。现在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清理阶级队伍，那位大理论家不是又在鼓动搞什么挖

肃运动了吗？”陆梅好象早就想过这个问题了，她不假思索地说。

“啊？他是谁？”德力格尔简直惊呆了。

“还会是谁呢？不就是说过内蒙古有三股又粗又长的反动势力，要狠狠挖，狠狠肃的那位大人物吗？”

“啊？真是中央文革的那个顾问？他怎么会……”

“他怎么会！内蒙四方谈判的时候，这位相面先生不是一见×××同志就说他象个特务吗？他不是高喊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自己也会倒吗？”

“噢——”德力格尔如梦初醒，好象一下子看清了这次挖“新内人党”的背景，不，远不止如此。他好象看到了“文化大革命”以来各种怪事的根源。啊！原来是他们几个人，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干了许多罪恶的勾当。他痛恨，他愤慨，他的眼睛好象在喷火。他也在自责，为什么搞了十几年的理论教育，就看不透这位大人物和他那一伙的阴谋？为什么自己就没有把这许许多多的现象联系起来看，从中央到地方除了他们那一伙似乎就没有一个好人了，不是大党阀、大军阀，就是叛徒、特务、走资派、“内人党分子”，总之，应该大换班。德力格尔想不下去了，气得一拍桌子，站了起来，抱着小呼斯乐就要走。

“奶奶，呜哇——”小呼斯乐听不懂大人的谈话，她是从奶奶和叔叔的眼睛里看到他们在生气。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使大人们气得这样厉害，就呜呜地哭了起来。

“好呼斯乐，不哭了。一会儿见到爷爷，你又该笑了。”德力格尔轻轻地摇晃着孩子，哄着哄着，自己的心情也轻松了许多。

“好了好了，看爷爷去吧！给你爷爷带去希望吧！”陆梅也慈爱地抚摸着呼斯乐的小脑袋，顺手把紫红色小皮袍披在小孙女身上。她转身又对德力格尔说，“可惜巴图的棉坎肩没有做完。”

“急什么，有的是机会，过两天我一定能给他送到。”德力格尔说着抱起呼斯乐，心里充满着希望，离开了陆梅的家。

四

党校的三楼出现了暂时的平静，正是人们——抓人的人和被抓的人吃晚饭的时间。德力格尔抱着呼斯乐，迈着轻快的带有弹力的步子登上三楼。他放下呼斯乐，和上一班值班员交接完手续，送走了那位同志，便坐在楼梯口一张桌子旁边的靠背椅上，打开《列宁选集》。这是做个幌子给别人看的，他并不打算在这种时候看书学习。他有点不放心地紧攥着呼斯乐的小手，生怕她乱跑乱闯。大概对于这个新环境不习惯，呼斯乐并不淘气，悄悄地偎在德力格尔的身边，两眼却探索着昏暗的长长的走廊。片刻，她用一只手攀着德力格尔的脖颈，要他低下头来，把小嘴对着他的耳朵轻声地问：

“大叔，爷爷在哪个房子里？”

德力格尔摇摇头，也把目光盯着这个变得陌生的走廊，心里将这些房间按顺序数了过去：301，302，303……他也在猜想着巴图的囚室。

“噔噔噔”，一阵杂沓的脚步声从楼下传来。随着叽叽喳喳的笑声，上来一伙学生模样的青年男女。领头的向德力

格尔出示了一张纸片片，他并没有看清楚是什么东西，不过猜想到是一个“出入证”吧。还没有等德力格尔表示可否通行，他们便消失到一个房间里去了。

德力格尔心头掠过一丝悲哀，他想不通，为什么有些人总是把纯洁天真的中学生推到前台？是真的叫他们去经受大风大浪的锻炼呢，还是在利用他们的热情勇敢，看中了他们的幼稚无畏？

“今晚你值班吗？”这突如其来的声音虽然很平和，却把德力格尔吓了一跳。他定了定神抬头看去，站在他面前的原来是新生红色政权政治部主任，也是新近才担任市挖肃指挥部的副总指挥的魏彪。前两年他还是个中专学生，现在倒也有些首长派头了。他上楼时竟没有发出任何声响，好象是从楼板缝里冒出来的。

“是的。”德力格尔打心眼里就瞧不起他，说话的口气也就不大在乎。

“这孩子是……”问话者并不计较。

“我的。”

“好！不要让她乱跑。”口气相当友善。

“不会。”德力格尔说着低下头去看了看正在发愣的小呼斯乐。当他抬头再看那位副总指挥时，已经不见人影。

又是一片死寂。德力格尔把刚刚被那两起人打断的思绪又接续起来。他努力思索着，用什么方法能够搞清楚巴图关在哪个房子里：320，319，318……实际他的那些猜想都是徒劳的。因为他数着某一个房间的时候，脑子里出现的都是过去他所熟悉的情景，什么党委书记办公室，校长办公室，马列主义理论教研室，党史教研室……啊，不！现在的307